

書名 警世通言三十八卷 民國十七年北京馬氏據王氏三桂堂刊本
鈔
撰者 明 馮夢龍 撰
卷 卷八
內容分類 集-小說-短篇小說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29
編號 D8621800

卷八

[彩色首頁1](#)
[彩色首頁2](#)
[彩色首頁3](#)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218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29](#)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警世通言三十八卷 民國十七年北京馬氏據王氏三桂堂刊本鈔](#)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敬言世通言

不自博洽鴻儒兼採稗官野史而通俗演義一種尤
里之耳目奈射利者而取濫詞大傷雅道本
坊之茲刻出自平平問主人手授非警世勸俗之
不語濫入庶幾木鐸老人之遺意或亦士君子所
三桂堂王振華謹識

曲今日是重午歸西何太速寂滅本來空管甚時
辰毒山僧今日未贈與光明燭憑此火光三昧要
見本來面目嘆

唱徹當時菩薩蠻

撒手便歸兜率

眾人只見火光中現出可常問訊謝郡王夫人長老
併眾僧只因我前生欠宿債今世轉來還吾今歸仙
境再不往人間吾是五百尊羅漢中名常歡喜尊者
正是

從來天道豈癡聾

好醜難逃久照中

說好勸人歸善道

算來修德積陰功

第七卷終



第八卷

崔待詔生死冤家

宋人小說題
作碾玉現音

山色晴嵐景物佳
煖烘回雁起平沙
東郊漸覺花
供眼南陌依稀草
吐芽堤上柳未藏
鴉尋芽趁步
到山家隴頭幾樹
紅梅落紅杏枝頭
未着花

這首鷓鴣天說孟春景致原來又不如仲春詞做得
好

每日青樓醉夢中
不知城外又春濃
杏花初落疎
疎雨楊柳輕搖淡
日風浮畫舫躍青
驄小橋門外
綠陰籠行人不入
神仙地人在珠簾
第幾重

這首詞說仲春景致原來又不如黃夫人做着季春詞又好

先自春光似酒濃時聽燕語透簾攏小橋楊柳飄香絮山寺緋桃散落紅鶯漸老蝶西東春歸難覓恨無窮侵階草色迷朝雨滿地梨花逐曉風

這三首詞都不如王荊公看見花瓣兒片片風吹下地來原來這春歸去是東風斷送的有詩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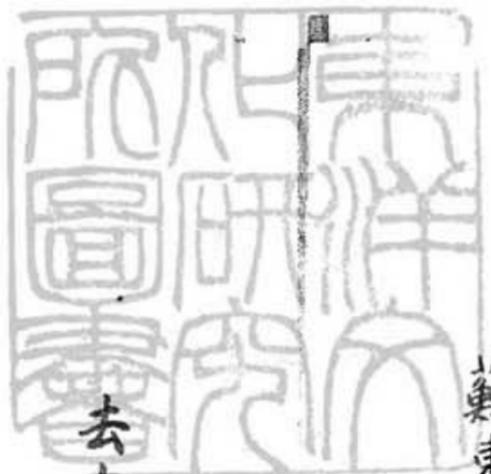
春日春風有時好

春日春風有時惡

不得春風花不開

花開又被風吹落

蘇東坡道不是東風斷送春歸去是春雨斷送春歸



去有詩道

雨前初見花間蕊

雨後全無葉底花

蜂蝶紛紛過牆去

却疑春色在鄰家

秦少游道也不干風事也不干雨事是柳絮飄將春色去有詩道

三月柳花輕復散

飄颻澹蕩送春歸

此花本是無情物

一向東飛一向西

邵堯夫道也不干柳絮事是蝴蝶採將春色去有詩道

花正開時當三月

蝴蝶飛來忙劫劫

採將春色向天涯 行人路上添凄切

曾兩府道也不干蝴蝶事是黃鶯啼得春歸去有詩道

花正開時艷正濃 春宵何事惱芳叢

黃鸝啼得春歸去 無限園林轉首空

朱希真道也不干黃鶯事是杜鵑啼得春歸去有詩道

杜鵑叫得春歸去 物邊啼血尚猶存

庭院日長空悄悄 教人生怕到黃昏

蘇小妹道都不干這幾件事是燕子啣將春色去有



蝶戀花詞為證

妾本錢塘江上住 花開花落 不管流年度 燕子啣將春色去 紗窓幾陣黃梅雨 斜插犀梳雲半吐 檀板輕敲 唱徹黃金縷 歌罷綵雲無覓處 夢回明月生南浦

王巖叟道也不干風事也不干雨事也不干柳絮事也不干蝴蝶事也不干黃鶯事也不干杜鵑事也不干燕子事是九十日春光已過春歸去曾有詩道

怨風怨雨兩俱非 風雨不來春亦歸

腮邊紅褪青梅小 口角黃消乳燕飛

蜀魄健啼花影去

吳蠶強食柘桑稀

直惱春歸無覓處

江湖辜負一蓑衣

說話的因甚說這春歸詞紹興年間行在首箇關西
延州延安府人本身是三陣節度使咸安郡王當時
怕春歸去將帶着許多釣春遊春至晚回家來到錢
塘門裡車橋前面釣春轎子過了後面是郡王轎子
到來只聽得橋下裱糊鋪裡一箇人叫道我兒出來
看郡王當時郡王在轎裏看見叫幫嬸虞候道我從
前要尋這箇人今日却在這裏只在你身上明日要
這箇人入府中來當時虞候聲諾來尋這箇看郡王



的人是甚色日人又是

塵隨車馬何年盡

情繫人心早晚休

只見車橋下一箇人家門前出着一面招牌寫着瑒
家裝裱古今書畫鋪裏一箇老兒引着一箇女兒生
得如何

雲鬢輕籠蟬翼蛾眉淡拂春山朱唇綴一顆櫻桃
皓齒排兩行碎玉蓮步半折小弓弓鶯囀一声嬌
滴滴

便是出來看郡王轎子的人虞候即時來他家對門
一箇茶坊裏坐定婆已把茶點來虞候道啟請婆已

過對門裱糊舖裏請琢大夫來說話婆子便去請到來兩箇相揖了就坐琢待詔問府幹有何見諭虞候道無甚事閒問則箇適來叫出來看郡王轎子的人是否令愛麼待詔道正是拙女止有三口虞候又問小娘子貴庚待詔應道一十八歲再問小娘子如今要嫁人却是趨奉官員待詔道老拙家寒那討錢來嫁人將來也只是獻與官員府第虞候道小娘子有甚本事待詔說出女孩兒一件本事未有詞寄眼兒婿為證

深閨小院日初長嬌女綺羅裳不做東君造化金

針刺繡羣芳樣斜枝嫩葉色開葢唯只欠馨香曾
向園林深處引教蝶亂蜂狂

原來這女兒會繡作虞候道適來郡王在轎裡看見令愛身上繫着一條繡裡肚府中正要弄一箇繡作的人老丈何不獻與郡王琢公歸去與婆子說了到明日寫一紙獻狀獻來府中郡王給與身價因此取名秀秀養娘不則一日朝廷賜下一領團花繡戰袍當時秀秀依樣繡出一件來郡王看了歡喜道主上賜與我團花戰袍却尋甚麼奇巧的物事獻與官家去府庫裏尋出一塊透明的羊脂美玉來即時叫將

門下碾玉待詔問這塊玉堪做甚麼內中一箇道好
做一副勸盃郡王道可惜恁般一塊玉如何將來只
做得一副勸盃又一箇道這塊玉上尖下圓好做一
箇摩侯羅兒郡王道摩侯羅兒只是七月七日乞巧
使得尋常間又無用處教中一箇後生年紀二十五
歲姓崔名寧趨事郡王教年是昇州建康府人當時
叉手向前對着郡王道告恩王這塊玉上尖下圓甚
是不好只好碾一箇南海觀音郡王道好正合我意
就叫崔寧下手不過兩箇月碾成了這箇玉觀音郡
王即時寫表進上御前龍顏大喜崔寧就本府增添



請給遭遇郡王不則一日時遇春天崔待詔遊春回
來入得錢塘門在一箇酒肆與三四箇相知方纔喫
得數盃則聽得街上鬧炒炒連忙推開樓窗看特見
亂烘烘道 亭橋有遺漏喫不得這酒成慌忙下酒
樓看時只見

初如螢火次若燈光千條蠟燭焰難當萬座糝盃
敲不佳六丁神堆倒室天爐八力士放起焚山火
驪山會上料應褻似逞嬌容赤壁磯頭想是周郎
施妙策五通神捧住火葫蘆宋無忌趕番赤驥子
又不曾灑燭澆油直恁的煙飛火猛



崔待詔望見了急忙道在我本府前不遠奔到府中
看時已搬挈得罄盡靜悄悄地無一箇人崔待詔既
不見人且循着左手廊下入去火先照得如同白日
去那左廊下一箇婦女搖口擺口從府堂裏出來自
言自語與崔寧打箇胸廝撞崔寧認得是秀秀養娘
倒退兩步低身唱箇喏原來郡王當日嘗對崔寧許
道待秀秀滿日把來嫁與你這些衆人都攏掇道好
對夫妻崔寧拜謝了不則一番崔寧是箇單身却也
痴心秀秀見恁地箇後生却也指望當日有這遺漏
秀秀手中提着一帕子金珠富貴從左廊下出來撞
見崔寧便道崔大夫找出來得遲了府中養娘各自
四散管顧不得你如今沒奈何只得將我去躲避則
箇當下崔寧和秀秀出府門沿着河走到石灰橋秀
秀道崔大夫找脚疼了走不得崔寧指着前面道更
行幾步那裏便是崔寧住處小娘子到家中歇脚却
也不妨到得家中坐定秀秀道我肚裡飢崔大夫與
我買些點心來喫我受了些驚得杯酒喫更好當時
崔寧買將酒來三盃兩盃正是

三盃竹葉穿心過 兩朶桃花上臉來

道不得箇春為花博士酒是色媒人秀秀道你記得

當時在月臺上賞月把我許你你兀自拜謝你記得
也不記得崔寧又着手只應得啞秀秀道當日眾人
都替你喝采好對夫妻你怎地到忘了崔寧又則應
得啞秀秀道比似只管等待何不今夜我和你先做
夫妻不知你意下何如崔寧道豈敢秀秀道你知道
不敢我叫將起來教壞了你你却如何將我到家中
我明日府裏去說崔寧道告小娘子要和崔寧做夫
妻不妨只一件這裏住不得了要好趁這箇遺漏人
亂時今夜就走開去方纔使得秀秀道我既和你做
夫妻憑你行當夜做了夫妻四更已後各帶着隨身



金銀物件出門離不得飢食渴飲夜住曉行迤邐來
到衢州崔寧道這裡是五路總頭是打那條路去好
不若取信用路上去我是碾玉作信州有幾箇相識
怕那裏安得身即時取路到信州住了幾日崔寧道
信州常有客人到行在往來若說道我等在此郡王
必然使人來追捉不肖穩便不若離了信州再往別
處去兩箇又起身上路徑取潭州不則一日到了潭
州却是走得遠了就潭州市裏討間房屋出面招牌
寫着行在崔待詔碾玉生活崔寧便對秀秀道這裡
離行在有二千餘里了料得無事你我安心好做長

久夫妻潭州也有幾箇寄居官員見崔寧是行在待
詔日逐也有生活得做崔寧使人打探行在本府
中事有曾到都下的得知府中當夜失火不見了一
箇養娘出賣錢尋了幾日不知下落也不知道崔寧
將他走了見在潭州住時光似箭日月如梭也有一
年之上忽一日方早開門見兩箇着皂衫的一似虞
候府幹打扮入來鋪裡坐地問道本官聽得說有箇
行在崔待詔教請過來做生活崔寧分付了家中隨
這兩箇人到湘潭縣路上來便將崔寧到宅裏相見
官人承攬了玉作生活回路歸家正行間只見一箇



漢子頭上帶箇竹絲笠兒穿着一領白段子兩上領
布衫青白行纏找着褲子口着一雙多耳麻鞋挑着
一箇高肩擔兒正面來把崔寧看了一看崔寧却不
見這漢面貌這箇人都見崔寧從後大踏步尾着崔
寧來正是

誰家 子鳴柳板 驚起鴛鴦雨處飛

這漢子畢竟是何人且聽下回分解

竹引牽牛花滿街疎籬茅舍月光篩琉璃盞內茅
柴酒白玉盤中簇苴梅 休懊惱且開懷平生贏
得笑顏開三十里地無知己十萬軍中掛印來

這隻鷓鴣天詞是關西秦州雄武軍劉兩府所作從
順昌八戰之後胡在家中寄居湖南潭州湘潭縣他
是箇不愛財的名將家道貧寒時常到村店中喫酒
店中人不識劉兩府謹呼囉喚劉兩府道百萬番人
只如等閒如今却被他們誣罔做了這隻鷓鴣天流
傳直到都下當時殿前太尉是陽和王見了這詞好
傷感原來劉兩府直恁孤寒教提轄官差人送一項
錢與這劉兩府今日崔寧的東人郡王聽得說劉兩
府恁地孤寒也差人送一項錢與他都經由潭州路
過見崔寧從湘潭路上來一路尾着崔寧到家正見



秀秀坐在櫃身子裏便撞破他們道崔大夫多時不
見你却在這裏秀秀養娘他如何也在這裏郡王教
我下書來潭州今日遇着你們原來秀秀養娘嫁了
你也好當時說殺崔寧夫妻兩箇被他看破那人是
誰却是郡王府中一箇排軍從小伏侍郡王見他朴
實差他送錢與劉兩府這人姓郭名立叫做郭排軍
當下夫妻請住郭排軍安排酒來請他分付道你到
府中千萬莫說與郡王知道郭排軍道郡王怎知得
你兩箇在這裡我沒事却說甚麼當下酬謝了出門
回到府中參見郡王納了回書看着郡王道郭立前

日下書回打潭州過却見兩箇人在那裏住郡王問
是誰郭立道見秀秀養娘并崔待詔兩箇請郭立喫
了酒食教休來府中說知郡王聽說便道耐耐這兩
箇做出這事來却如何直走到那裡郭立道也不知
他仔細只見他在那裏住地依舊掛招牌做生活郡
王教幹辦去分付臨安府即時差一箇緝捕使臣帶
着做公的備了盤纏徑來湖南潭州府下了公文同
來尋崔寧和秀秀却似

皂雕追紫燕

猛虎啖羊羔

不兩月捉將兩箇來解到應中報與郡王得知即時



陞廳原來郡王殺番人時左手使一口刀叫做小青
右手使一口刀叫做大青這兩口刀不知剝了多少
番人那兩口刀鞘內藏着掛在壁上郡王陞廳衆人
聲嗟即將這兩箇人押來跪下郡王好生焦躁左手
去壁牙上取下小青右手一掣匕刀在手睜起殺番
人的眼兒咬得牙齒剝匕地響當時誑殺夫人在屏
風背後道郡王這裏是帝輦之下不比邊庭上面若
有罪過只消解去臨安府施行如何胡乱凱得人郡
王聽說道耐耐這兩箇畜生逃竄今日捉將來我惱
了如何不凱既然夫人來勸且捉秀秀入府後花園

去把崔寧解去臨安府斷治當下喝賜錢酒賞犒捉
事人解這崔寧到臨安府一一從頭供說自從昨夜
遺漏來到府中都搬盡了只見秀秀養娘送廊下出
來揪住崔寧道你如何安手在我懷中若不依我口
教壞了你要共崔寧逃走崔寧不得已只得與他同
走只此是實臨安府把文案呈上郡王郡王是箇剛
直的人便道既然恁地寬了崔寧且與從輕斷治崔
寧不 在逃罪杖發遣建康府居住當下差人押送
方出北關門到鴛項頭見一頂轎兒兩箇人擡着送
後面叫崔待詔且不得去崔寧認得像是秀秀的聲

趕將來又不知恁地心下好生疑惑傷弓之鳥不

事且低着頭只顧走只見後面趕將上來歇了

轎子一箇婦人走出來不是別人便是秀秀道崔待
詔你如今去建康府我却如何崔寧道却是恁地好
秀秀道自從解你去臨安府斷罪把我捉入後花園
打了三十竹篦逐便趕我出來我知道你建康府去
趕將來同你去崔寧道恁地都好討了船直到建康
府押發人自回若是押發人是箇學舌的就有一場
是非出來因曉得郡王性如烈火惹着他不是輕放
手的他又不是王府中人去管這閑事恁地况且崔



寧一路買酒買食奉承得他好回去時就隱惡而揚善了再說崔寧兩口在建康居住既是問斷了如今也不怕有人撞見依舊開箇碾玉作鋪渾家道我兩口却在這裏住得好只是我家爹媽自從我和你逃去潭州兩箇老的喫了些苦當日捉我入府時兩箇去尋死覓活今日也好教人去行在取我爹媽來這裏同住崔寧道最好便教人來行在取他丈人文母寫了他地理脚色與來人到臨安府尋見他住處問他隣舍指道這一家便是來人去門首看時只見兩扇門閉着一把鎖上着一條竹竿封着問隣舍他老



夫妻那裡去了隣舍道莫說他有箇花枝也似女兒獻在一箇奢逸去處這箇女兒不受福德却跟一箇碾玉的特詔逃走了前日從湖南潭州捉將回來送在臨安府喫官司那女兒喫郡王捉進後花園裡去考夫妻見女兒捉去就當下尋死覓活至今不知下落只恁地閉着門在這裏來人見說再回建康府來兀自未到家且說崔寧正在家中坐只見外面有人道你尋崔特詔住處這裡便是崔寧叫出渾家來看時不是別人認得是璩公璩婆都相見了喜歡的做一處那去取老兒的人隔一日纔到說如此這般尋

不見却空走了這遭兩箇老的且自來到這裏了兩箇老人道却生受你我不知你們在建康住教我尋來尋去直到這裡其時四口同住不在話下且說朝廷官裏一日到偏殿看玩寶器拿起這玉觀音來看這箇觀音身上當時有一箇玉鈴兒失手腕下即時問近侍官員却如何修理得官員將玉觀音反覆看了道好箇玉觀音怎地脫落了鈴兒看到底下面碾着三字崔寧造恁地容易既是有人造只消得宣這箇人來教他修整教下郡王府宣取碾玉匠崔寧



郡王回奏崔寧有罪在建康府居住即時使人去建康取得崔寧到行在歇泊了當時宣崔寧見駕將這玉觀音教他領去用心整理崔寧謝了恩尋一塊一般的玉碾一箇鈴兒接住了御前交納破分請給養了崔寧令只在行在居住崔寧道我今日遭際御前爭得氣再來清湖河下尋間屋兒開箇碾玉鋪湏不怕你們撞見可煞事有閻巧方纔開得鋪三兩日一箇漢子從外面過來就是那郭排軍見了崔待詔便道崔大夫恭喜了你却在這裏住招起頭來看櫃身裡却立着崔待詔的渾家郭排軍喫了一驚拽開脚步就走渾家說與丈夫道你與我叫住那排軍我相

問則箇正是

平生不作皺眉事

世上應無切齒人

崔待詔即時題上批任只見郭排軍把頭只管側來側去口裏喃喃地道作怪作怪沒奈何只得與崔寧回來到家中生地渾家與他相見了便問郭排軍前者我好意留你喫酒你却歸來說與郡王壞了我兩箇的好事今日遭際御前却不怕你去說郭排軍喫他相問得無言可答只道得一聲得罪相別了便來到府裏對着郡王道有鬼郡王道這漢則甚郭立道告恩王有鬼郡王問道有甚鬼郭立道方纔打清湖



河下過見崔寧開箇碾玉鋪却見櫃身裡一箇婦女便是秀秀養娘郡王焦躁道又來胡說秀秀被我打殺了埋在後花園你湏也看見如何又在那裏却不見取笑我郭立道告恩王怎敢取笑方纔叫住郭立相問了一回怕恩王不信勒下軍令狀了去郡王道真箇在時你勒軍令狀來那漢也是合苦真箇寫一紙軍令狀來郡王收了叫兩箇當直的轎番抬一頂轎子教取這妮子來若真箇在把來凱取一刀若不

在郭立你湏替他凱取一刀郭立同兩箇轎番來取秀秀正是

麥穗兩歧

農人難辨

郭立是關西人朴直却不知軍令狀如何胡乱勒得
三箇一逕來到崔寧家裡那秀秀自自在櫃身裏坐
地見那郭排軍來得恁地慌忙却不知他勒了軍令
狀來取你郭排軍道小娘子郡王鈞旨教來取你則
箇秀秀道既然如此你們少等待我梳洗了同去即時
入去梳洗換了衣服出來上了轎分付了丈夫兩箇
轎番便抬着逕到府前郭立先入去郡王正在廳上
等待郭立唱了喏道已取到秀秀養娘郡王道着他
入來郭立出來道小娘子郡王教你進來掀起簾子

看一看便是一桶水傾在身上開着口則合不得就

轎子裏不見了秀秀養娘問那兩箇轎番道我不知
則見他上轎抬到這裡又不曾轉動那漢叫將入來
道告恩王恁地真箇有鬼郡王道却不耐耐教人捉
這漢等我取過軍令狀來如今凱了一刀先去取下
小青來那漢送來伏侍郡王身上也有十數次官了
蓋緣是粗人只教他做排軍這漢慌了道見有兩箇
轎番見證乞叫來問即時叫將轎番來道見他上轎
抬到這裡却不見了說得一般想必真箇有鬼只消
得叫將崔寧來問便使人叫崔寧來到府中崔寧送

頭至尾說了一遍郡王道恁地又不干崔寧事且放他去崔寧拜辭去了郡王焦燥把郭立打了五十背花棒崔寧听得說渾家是鬼到家中問丈人丈母兩箇面上厮覷走出門看着清湖河裏撲通地都跳下水去了當下叫救人打撈便不見了屍首原來當時打殺秀上時兩箇老的听得說便跳在河裡已自死了這兩箇也是鬼崔寧到家中沒情沒緒走進房中只見渾家坐在床上崔寧道告姐上饒我性命秀上道我因為你喫郡王打死了埋在後花園裏却恨郭排軍多口今日已報了冤讎郡王已將他打了五十



背花棒如今都知道我是身不得了道罷起身
双手揪住崔寧叫得一聲匹倒地鄰舍都來看時
只見

兩部脉盡總皆沉 一命已歸黃壤下

崔寧也被扯去和父母四箇一塊兒做鬼去了後人
評論得好

咸安王捺不下烈火性

郭排軍禁不住開礮牙

璩秀娘捨不得生眷屬

崔待詔撇不脫鬼冤家